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蜃樓志 序

小說者何？別乎大言之也。一言乎小，則凡天經地義、治國化民，與夫漢儒之羽翼經傳、宋儒之正誠心意，概勿講焉。一言乎說，則凡遷、固之瑰瑋博麗，子雲、相如之異曲同工，與夫豔富辨裁清婉之殊科，《宗經》、《原道》、《辯騷》之異制，概勿道焉。其事為家人父子、日用飲食、往來酬酢之細故，是以謂之小；其辭為一方一隅、男女瑣碎之閒談，是以謂之說。

然則，最淺易、最明白者，乃小說正宗也。世之小說家多矣，談神仙者荒渺無稽，談鬼怪者杳冥罔據，言兵者動關國體，言情者污穢閨房，言果報者落於窠臼。枝生格外，多有意於刺譏；筆難轉關，半乞靈於仙佛。大雅猶多隙漏，復何譏於自《鄮》以下乎！勞人生長粵東，熟悉瑣事，所撰《蜃樓志》一書，不過本地風光，絕非空中樓閣也。其書言情而不傷雅，言兵而不病民，不云果報而果報自彰，無甚結構而結構特妙，蓋准乎天理國法人情以立言，不求異於人而自能拔戟別成一隊者也。說雖小乎，即謂之大言炎炎也可。

羅浮居士漫題